

星火文丛

呻吟语

# 守望的书屋

胡林声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邢台市图书馆存飞

孙其南

2005·陽春二月

# 序

●刘江滨

2003年深秋，我应邀去威县参加义和团纪念馆开馆仪式，在会场巧遇胡林声，叙谈中得知他要将近几年的读书文章归拢结集，已大体编好。他忽然临时动议要我为书写序，我婉辞再三，敬谢不敏，但最终还是被他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应了下来。

应该说我对胡林声还算有所了解吧。我们相识大抵已有十年时间了，那时我在邢台教书，他在县城执教。有一天他来邢台公干，晚上在几个文友介绍下，来我家聊天。胡林声长我十余岁，身材高大，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憨厚、热情，有几分迂，有几分呆，纯粹一副书生模样，与他谈话，给人的感觉是尽可放肆，不用设防。我一直自认一介书呆子，不谙世事圆融，直率放诞，不料，在自己身边竟然还有比我更呆的家伙，我忍不住有些得意，一下子便把胡林声认作同党，莫逆于心了。

后来我调到省城工作，与胡林声见面的机会极少，但见到他的文章的时候倒多了起来，有时他也给我所在的报纸写点稿子。林声的文章多是书话，这又与我是同调。同党又加同调，所以两人联系不是很多，却不失知己之感。有时想起胡林声，眼前便浮现出一个乡村教师清净自守、埋头读书的情景，心头

就会漫溢一种温暖的情怀。

胡林声是个地地道道的书痴，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灵魂的一部分，不可想象离开了书他会是什么样子。买书、读书、写书构成了他日常生活的“铁三角”。因书结缘，使他结识了许多作家，鱼雁往来，书籍往来，给他的寻常日子增添了许多快乐，也使他的生命细节变得丰富和细腻。胡林声仰慕孙犁先生的书法，便贸然致函求字，两人素昧平生，中间又无人作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全国那么多喜欢他的人，哪能写得完呢？”但孙犁先生毕竟是孙犁先生，寄给胡林声的八个字“不趋势力，勿流世俗”正如他的为人，胡林声高兴得“手舞足蹈”。胡林声已不是一个年轻的人，逝水流年并末汨汨地带走他的天真烂漫，是书使他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和这些书人的交往，让他的寻常生活如平静的湖不断有风吹来，掀起生动而美丽的波痕，他的收获常在意想之外。

胡林声不是一个术有专攻的学问家，所以他的书话写作，不像学者那样雅人深致，或研究，或钩沉，或忆往，带有一些专门气息。他只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读完一本书总会有一些感受，有一些思考，诉诸笔端便形成了文字，点点滴滴汇聚起来也颇为可观。胡林声的书话充满着真诚、真情，不作势，不唬人，坦白如底。在《半部毛边书》中，作者记述八十年代初，他从上海文艺出版社邮购过一部《鲁迅杂感选集》，却是一部不切边的书，他不知道这叫毛边书，“竟让妻子用剪子铰，由于书厚力薄弄不开，最后托人让印刷厂的工人，用切割机不费丝毫力气，‘噌’的一声就切开了。一刹那，无知扼杀了珍品。”这样的文字把一个读书人的可爱和真诚毕露纸上，有几个文人有勇气肯坦白地承认自己的“无知”呢。胡林声的书话多是记录他的读书经历和心灵感受，虽然不以评论见

长，但颇有自己的主意，并不人云亦云，随人说短长。比如，对杨朔散文，近些年被文论界广泛“清算”，被批评为“杨朔模式”胡林声却依然情有独钟，“我读杨朔先生散文，像走进苏州园林，格局虽小，却峰回路转；像观赏扇面画幅，咫尺之间，竟云波烟海，是一种美的享受。”（《我读杨朔散文》）读书人最可贵的品质是独立思考，不当墙头草，不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不怕人家讥笑自己浅陋。记得评论家王彬彬曾著文，说当时池莉小说正火，评论一片赞扬声，一次酒后他乘兴表示不以为然，不想几个文友纷纷附和，他十分兴奋，红着脸说，原来你们都是这样想的啊。作为读书人，胡林声是具有这样让人尊敬的品格的。

清人张潮说：“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我现在由于工作太忙，镇日步履匆匆，连停下来欣赏繁星和落日的闲暇都没有，虽然一直坚持每日读书不辍，但少了那份闲适与优裕，许多美的品味都在匆忙中肤皮潦草地悄悄溜走了。所以我很羡慕胡林声，他是一个有福慢慢消受书和美的人，偷得浮生半日闲，闲敲棋子落灯花。他在书中找到了属于他的世界，找到了安妥他灵魂的所在，这本书就是一个证明。

2004. 1. 25 (大年初三) 于石家庄

# 目 录

## 第一辑 书坊寻书

- |    |             |
|----|-------------|
| 3  | 我买《孙犁文集》珍藏本 |
| 6  | 牛城淘书        |
| 8  | 雨果，你在哪里     |
| 10 | 车过“醒狮”书店    |
| 13 | 难觅路遥        |
| 15 | 我买巴金《随想录》   |

## 第二辑 书人书事

- |    |             |
|----|-------------|
| 19 | 康濯的信和书      |
| 21 | 我所珍藏的《阿累小传》 |
| 23 | 一本签名诗集      |
| 26 | 相传文心        |
| 28 | 傅雷的脾气       |
| 30 | 陈寅恪的骨气      |
| 32 | 李叔同的才气      |
| 34 | 用壶吃酒的石鲁     |
| 36 | 一本枕边书       |
| 38 | 半部毛边书       |

40	谁写了《登鹳雀楼》?
42	不该留下的悲叹
44	废名是谁?
46	读书人的书生气
48	半部书稿
50	科学家与读书
52	一代才女林徽因
54	不该忘却凌叔华
56	阅读诗人穆旦
58	闲话《闲话闲说》
60	不该残缺的《聊斋》手稿
62	永远的潘玉良
64	记起丰子恺
66	用生命写作的阎连科
68	传记文学家朱东润
70	疯狂写作的杜拉斯
72	闲话作家的人品
74	思念孙犁
76	马原的浮躁
78	书痴曹聚仁
80	应该纪念石评梅
82	孙犁的影响
84	书 恋
88	孙犁与读书

第三辑 书林杂识

93 |一本没有“包装”的畅销书

- |     |                  |
|-----|------------------|
| 94  | 读书的失落            |
| 95  | 转引《名片》           |
| 97  | 呼唤短文             |
| 98  | 怎一个情字了得          |
| 101 | 走进生活             |
| 103 | 历史人生化的范本         |
| 106 | 读《陈原书话》          |
| 108 | 读《郎平自传》          |
| 110 | 迟读了，《我的自白录》      |
| 112 | 读《清凉的书眼》         |
| 114 | 重读庐隐             |
| 116 | 我读杨朔散文           |
| 118 | 我看《美人赠我蒙汗药》      |
| 120 | 又读平凹书            |
| 122 | 现代文学可信的注脚        |
| 124 |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         |
| 126 | 不敢相信名人的序         |
| 128 | 小说只要这样包装         |
| 130 | 《水磐》里的维生素        |
| 132 | 仅拥有知识、铜板还不够      |
| 134 | 能够普及的普及本         |
| 136 | 现代文学重要的笺注        |
| 138 | 余杰该不该批王安忆        |
| 140 | 请读点兰姆吧           |
| 142 | 读书尚需境界           |
| 144 | 《倪墨炎书话》的“第一”和“最” |
| 146 | 乡土小说站起来的脊梁       |
| 149 | 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思考      |

- |     |              |
|-----|--------------|
| 151 | 城市路上望眼欲穿     |
| 153 | 请读点培根吧       |
| 155 | 写在书边上的话      |
| 157 | 谁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   |
| 159 | 文学作品的题目有病了   |
| 161 | 王国维“三境界”引文有误 |

#### 第四辑 书屋书简

- |     |      |
|-----|------|
| 165 | 致郭淑敏 |
| 169 | 致姜德明 |
| 171 | 致姜德明 |
| 173 | 致张敏  |
| 174 | 致贾兴安 |
| 176 | 致牛琪  |
| 177 | 致倪墨炎 |
| 179 | 致刘宗武 |
| 181 | 致刘宗武 |
| 183 | 致刘宗武 |
| 185 | 致刘宗武 |
| 188 | 致刘宗武 |
| 190 | 致刘艺亭 |
| 192 | 致刘艺亭 |

#### 第五辑 书边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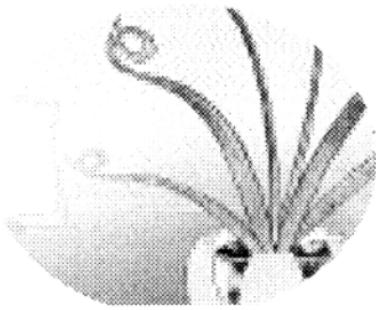
- |     |         |
|-----|---------|
| 197 | 我见到了廖沫沙 |
| 199 | 也说胡子宏   |

201	走近刘艺亭
203	我给父亲开书目
205	常常想起秦老师
207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
210	我的师范班主任
214	伯父教我写文章
219	画戏画的施胜辰
221	画家周金锁印象
223	山水画家陈从容
226	神圣文学的守望者（代跋）

附录

233	老师赐予我的人生信念
237	在体味中期待
239	有师如斯
243	收藏向往
245	相识是一种缘
249	父亲是个书迷

第一辑  
书坊寻书





# 我买《孙犁文集》珍藏本

好书如酒，透过岁月会日渐香浓淳厚。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孙犁文集》珍藏本，我有幸购得，如获至宝。不少爱读孙犁著作的朋友常常因此羡慕我，并一再追问我是在何处访到了这部文集。

说来也算“机遇”吧。前年秋天，我到邢台市教育学院进修，报到后第一天中午就去逛书店。在一家“醒狮书店”那高高的书架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套八卷本的《孙犁文集》。正想问价时，店员走过来问：“想买哪本书？都是高档的。”我放眼望去，果然，书架上还整齐地摆着《中国哲学简史》、《美的历程》、《梵高传》、《居里夫人传》、《文化苦旅》等等。

我木讷地说：“我想看一下《孙犁文集》。”

店员微笑着说：“可以，可以。”只见她站在凳子上，踮了三次脚尖也没能触及《孙犁文集》，后来搬过小梯子爬上去才把书取下。她用手帕拂去书卷上的微尘，说：“你看，这是珍藏本，店里就剩下这一套。”

我接过书，翻到例言，只见例言上赫然印着：

“《孙犁文集》珍藏本囊括了作者数十年来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杂著等诸方面的全部精华，限量发行2000套，每套均统一发行顺序号，并加盖作者印章，除供系统阅读、研究外，实为收藏之珍本。”

接着，我又翻开第八卷版权页，发现定价高达300元。

这时，店员走过来问：“要不要？”

我说：“很想要，只是贵了些。”

店员说：“这可不算贵，京城里这套书已经涨到1000元。”

我机械地点点头：“你先放起来吧。”见店员又费力地爬上小梯子，一卷接一卷地把书放回原处，我心里着实有些愧疚。

回学校的路上，我心里像倒了五味瓶，我平生爱读孙犁先生的文章，他的书于我而言更是像金子般珍贵。可贴身的口袋里仅有400元，交300元学费，剩下100元吃饭，这是早已计划好了的。唉，没好书读不行，没饭吃更不行啊。

第二天，我心不在焉地听完课，便急匆匆地跑出去，再一次推开了“醒狮书店”的大门。抬眼望书架，那八本文集还静静地矗立于书架的最高层。我鼓足勇气对店员说：“麻烦您把那本带版权页的《孙犁文集》拿来。”话一出口，浑身顿感燥热，额头竟出了汗。我没有看那店员费力地上下小梯子，只听她说：“你看，是这本书吗？版权页上还盖着孙犁的印呢！”我边擦汗，边抬起头看店员手中的文集。果然，版权页上那套红色椭圆形线条里的“孙犁”二字，一下子映入了我的眼帘……

第三天中午，我又一次去了那家书店，这次是拿了在市里谋职的两个儿子的“集资款”。当我接过八册厚厚的《孙犁文集》珍藏本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记得是谁说过，出版一年即亡的书不值一读，寿达五年的书可以再读，二十年不衰的书可以精读，五十年未改的书足可以拜读，百年仍光华难泯的书可置于案头常读。我想，《孙犁文集》就是一部百年不会泯灭的大写书。

远在天津的孙犁老人，您知道有一位小县城的教书匠，他正珍藏您的文集，与您心心相印吗？

1996年2月29日



## 牛城淘书

牛城的夜市是迷人的，对读书人来讲，夜市的书摊更迷人。

晚饭后，我顾不上进城时的一路颠簸，劳累，便和儿子结伴去逛书摊。我们首先去的是繁华的马路街。华灯之下，书摊主人正在摆放。还没凑近，摊主就呼喊上了：“买书吗？有新版的，也有旧版的。”我们连声说：“买，买。”我蹲下后，见连片满地的书籍，便忘情地翻起来。摊主用略带不满的口气说：“慢点，慢点。”我全然顾不上这些，首先把自己看中的书挑出来，码在一起，不一会儿就码了一摞。有丁玲在她生命最后年代写下的散文、随笔集《我在爱情中生长》；有杨绛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洗澡》；有冰心写的长期以来深深打动了读者情怀的优美作品集《三寄小读者》……我像在书店买书一样，定价多少钱就付多少钱。结算《三寄小读者》时，摊主发话了：“这本书按定价俺不卖！”“为什么？”我一面望着摊主的脸色，一面紧紧抓住那本久盼不得的好书。生怕那本书长出翅膀飞走一样。我漫天地加着价：“加1元。”“不卖！”“再加1元。”“不卖！”“再加1元！”摊主说：“拿去吧。”这时我才翻开了版权页，定睛看上去，是上海少儿出版社1981年第1版，大32开212页，定价才5角8分。我付了4元，没让摊主找钱，像是占了便宜似的，迅速把书装进了包内。我喜摊主也喜。

在移换的书摊前，我的心情平静了些许，想访几本自己书

架上缺少的书籍。果然，在一个不大的摊位上，看到了近年少见的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竖排《毛泽东诗词选》。平静的心情又激动起来。1963年人文版的《毛主席诗词》收诗词37首；1976年再版，收诗词39首。眼前这本《毛泽东诗词选》，是为纪念毛主席逝世十周年而出版的，共收诗词50首，定价1.7元。望着这本印刷、装帧都十分精美的《毛泽东诗词选》，不由地自言自语：“精品！精品！”为了珍藏这部大书，想购置下来。我一面拿出10元钱，一面向摊主问价。摊主是位和蔼可亲的老人，老人竟说，看到我这样虔诚的读书人感到欣慰，说什么也不收。我随即又换一张面值5元的人民币，放在了另一本书上面，连声向老人致谢，离开了书摊。

当我们在一书摊买下叶圣陶1984年的版本《我与四川》时，突然听说，中兴路电报楼前书摊上有原价的《郭沫若全集》，我们又径直向西走去。

半路上，儿子动摇了，劝我说：“爸，今天太晚了，明天去吧，我们骑车去！”

我买书心切，达到了迂的地步，仍固执地说：“像《郭沫若全集》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多年了没再版，既然有地方卖，必须抢购。”说着径直朝电报楼方向走去。

心愈急，愈感到路远。当我们走到目的地，找到所需要的书，已是22时20分，全集也不全了。摊主正在收摊。匆忙间，我们仅购置了1982年9月人民版和1982年10月人文版精装豪华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8），文学编（1—5），共13册。虽然购买的不是全集的全部，但是我们努力了，也就满足了。

回家路上，微风拂面，虽然拎着大包小包，脚步却是轻的

.....

1996年8月10日